

尚志學會叢書

大孔雀經藥叉名錄輿地考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敘言

研究一國之文化，應旁考與其國歷史有關係諸民族之事跡，緣歷史種族皆不免有文化之互相灌輸也。印度爲佛教之發源地，與中國之關係甚切，彼治佛學及印度史地者，不能不旁求史料於我國釋藏之中，則釋藏之重要亦可知矣。整理對勘，我國人責無旁貸。乃今日歐洲日本學界以科學方法治佛學者紛紛，而國人應之者寥寥，洵可恥也。比年以來，予從事於我國史部外國史料之鳩集，舉凡載籍之舊文，西儒之新撰，視力之所能，皆網羅之，翻譯之，有時旁涉及於素所未習之語言之學，梵天之書。考釋藏諸經論中，列舉地名最多者，莫逾大孔雀明王經，其中地名亦有別見諸經律者；顧譯名之不一致，不惟異本異名，即以僧伽婆羅，義淨，不空金剛三師所譯同本之大孔雀經對勘之，亦見殊異。法國烈維教授曾將此經藥叉與地名錄一分考證之成績發表（原文見亞洲報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九頁至一三八頁），所勘者不僅漢文三譯本，且取數梵本及西藏本合勘之，正其誤謬，明其隱約，校其同異；而於印度古地理二百餘地名，亦多考定綦詳。據其研究之結果，吾人所得之

教訓有五：

(一)一經之本，不盡相合，諸經可以對勘者，皆有對勘之必要。

(二)諸經之誤，可因對勘而明。如華嚴初譯中之大德窟，譯音爲梯羅浮訶，詳考之，始知爲梯羅答訶之訛，一例是也。

(三)可以考定古籍之訛，如唐書越底延，卽諸書之烏菴，卽西域記苑囿之訛譯，一例是也。

(四)可以補史籍之缺，如漕短吒之原音爲 Jaguda，卽今之 Ghazna，亦卽玄應一切經音義中之閼烏茶婆他那之例是也。又如支那一名，舊爲印度雪山以北諸地之稱，後乃爲專稱中國之號，亦發前人所未發。

(五)對勘之結果，可以知昔人譯音之方法不苟，不僅一音有一定對用之字，且兼顧下音發聲之聲母。例如 ksa 爲『叉』之對音；bhu 爲『部』之對音；『莫』字對 ma，但惟用於 k, h, 一聲韻之前，如後一聲母爲 l, q, s, r, t 等，則其對音爲『末』。不似今人之譯名，隨其方音任用譯字者，所可比也。昔人譯音既有體例，故原文亦易復原。昔日法國日玉連 (Stanislas Julien) 教

授關於此節已有專書，有裨於佛學之研究不少。茲據烈維教授對勘之結果，又可藉以尋求六世紀扶南之僧伽婆羅，七世紀末年中國之義淨，八世紀中間印度之不空，諸師之譯法。不特可知同一時代所譯梵本之原音，且可用以考究吾國音聲之沿革。

此種對勘成績，初讀之極乾燥無味，細審之實可供將來對勘經本者之指南，爰爲譯出，以餉同嗜。此文既爲對勘之作，故予於原有本名，仍用羅馬字體梵名，不再另求對音。蓋有三漢譯本可以對照，而漢譯名又不一致，未便有所取捨，致涉紛歧，且遺佛頭著糞之誚也。至原本所考定之今地，亦多仍原名，不附新譯，讀者取一西文地圖按索之，卽不難知其方位。此種譯業，既屬新創，故於譯法不能不略爲變通云。

民國十七年四月

馮承鈞識

大孔雀經藥叉名錄輿地考

一 本文及譯文概說

考大孔雀明王經(Mahā-māyūri vidyā-rājñī)爲北方佛教所稱『五護』(Pañca-rakṣa)真言之^一，時雖逾千百年，而民衆之篤信如故也。中國自紀元四世紀迄八世紀，此經已經四譯，西藏文亦有譯本，尼泊爾(Nepal)亦鈔錄不絕。近人在中亞西亞最初之發見，曾獲有梵文原本二殘卷，可見其流傳之遠。此經惟有幻術的價值，而絕無文學的趣味。其內容，則以一舊有之呪語爲中心，復以諸呪附益其間。按孔雀之在印度，視爲蛇之勁敵，『大孔雀呪』自爲滅除蛇毒救護災害之良呪。相傳昔有孔雀王名曰金光(Suvarṇābhāsa)，居於雪山(Himalaya)，誦呪自護，一時忘誦此呪，與衆多孔雀嫫女，從林至林，從山至山，而爲遊戲，爲捕獵怨家所縛，旋誦呪得脫。巴利(Pali)藏生

經(jātaka)曾利用此事，撰有孔雀生經(Mora jātaka)大孔雀生經(Mahamora jātaka)二經，並附以無數小說神話。其最簡之編，惟存呪語。其結尾之處，與梵本大孔雀呪大致相符。其孔雀呪即名曰 paritta，此言擁護是也。註者釋其義爲 rakṣha，亦即梵文之 rakṣa，意亦爲護。此呪崇信既久，巴利派之佛教乃收入其 Paritta 之中。吾人頗信孔雀呪之發源，可追溯至佛教最古之時。

大孔雀經于此原始中心金光孔雀故事之週圍，增入不少枝節之事。經首爲苾芻莎底(Svāhi)破薪爲蛇所螫之事，阿難陀(Ānanda)見彼苦痛，疾往佛所白佛。佛告阿難陀有『摩訶摩瑜利(Mahāmāyūrī)』〔此言大孔雀〕明王大陀羅尼(dhārāṇī)〔此言呪〕有大威力，能滅諸毒。佛說此呪之後，歷數諸種神道不能惱害持此呪者。所說諸神，名稱之衆，實爲佛教神團之大動員，尤以民衆所信神團爲衆。佛所說者，有七佛世尊，四大天王(Mahārāja)，矩呾羅(Kuvera)長子珊逝耶(Naravahana)，各地護持佛法之諸大藥叉(Yakṣa)，二十八藥叉大將(Mahāyakṣasenaṇapati)，辟室羅末拏天王(Vaśīṣṭa)并諸法弟(dharmahratr)。復次說菩薩處胎時初生時及生已守護之鬼女，有十二大畢舍遮女(mahāpiśāci)，八大女鬼，七大女鬼，五大女鬼，八大羅刹女(mahārākṣa)。

brah)十大羅刹女，十二大羅刹女，十二天母 (Matr)，復有一大畢舍支女 (mahāpiśāci) 一髻 (Ekajātā) 是大羅刹 (Rākṣasa Rāvaṇa) 婦，居大海岸，復有七十七大羅刹女 (mahārākṣasi) 次又說一百零八龍王 (nāgarāja) 過去七佛，慈氏菩薩 (Maitreya) 大梵天王 (Brahmā Sahāpati) 帝釋天王 (Śakra) 三十九河王 (nadinājñi) 五十八山王 (Parvatarāja) 二十八星神 (nakṣatra) 分爲四方，方各七宿 (graha) 復有六十七仙人 (ṛṣi) 十三大毒藥 (mahāpra jāpati) 佛說此大孔雀明王真言無能遠越者，常得遠離一切不善之事，獲大吉祥云云。阿難陀聞佛說已，往以大孔雀明王法爲沙底救護，遂苦毒散消，此經之內容，大致如此。

此經梵本原文，業經阿登布 (Serge d'Oldenbour) 君刊載於俄國帝立考古學會東方部記錄 (Zapiski Vostochnago otdyeleniya imp. Russk. Arkheol. Obščestva, t. XI, 1897-1898; Petersburg, 1899, p. 218.) 之中，附於其帛脫羅維司基 (Petrovski) 君所輯梵文疏勒文鈔本殘卷一文之後。此種殘卷，業經阿登布君識爲大孔雀經，故以梵本大孔雀經附焉。此本爲印度部 (India Office) 所藏鈔本 (此後省稱爲阿本)，此外阿登布君並鑒定波衛 (Bower) 氏之鈔

本，其中有數頁，亦爲大孔雀經文渡邊（Watanabe）（譯者按似爲渡邊海旭）君曾在英國東方學會報撰有與波衛鈔本部份相對之一漢文經文（A Chinese text corresponding to part of the Bower manuscript, J. R. A. S., 1907, p. 261.）一文，並聲明擬將全文從事對勘。余現從事研究者，僅其中關於諸地『護法藥叉名錄』而已。此部份經文，實有研究之必要。考梵文撰述之中，地名之豐富，無逾此名錄者。欲求其分量相等之撰述，惟埃及之希臘天文學者脫烈美（Prole-mée）之輿地表始足當之。此名錄流傳至今，尙保存完好。惟鈔手之粗疏無識，幾將其中本名變改。賴有漢文及西藏本對勘，可以追溯此錄原本至紀元七八世紀，且可遠溯至六世紀時。吾人行將決定此名錄爲想像的或真實的，傳說的或實證的。夫梵文文學作品，往往運行於理想世界之中，而足使吾人昧其僅有之實際。此名錄雖尙保存完好，但其中不乏偶見即逝之名。此種現象，各地有之，而印度尤甚。緣印度就政治及哲學方面言，可稱之爲『瞬息』之地，遇有天然或歷史事變之發生，如川流之遷徙，或人意之轉移，足使一小聚落變爲著名之都城，抑或使一古都變爲人跡所不能至之曠野。茲惟舉其過去之一二例，即可概及其餘。王舍城（Rājagṛha）昔爲頻毘娑羅（Bimbisāra）之

王都，而佛跡最多之處，乃今日埋沒於山谷深林之下。又如距今不遠之毘闍耶城（Vijayanagara），葡萄牙人曾經羨其壯麗，今已變爲猛獸棲伏之所，他可知矣。

藥叉名錄，漢文古譯本中無之。漢古譯本中有二譯本，爲東晉（三一七至四二〇）譯本，高麗藏佚譯人名，明藏作帛尸黎蜜多羅（Ṭo Srimitra）譯。其人爲西域人國王之子，捨位出家，於三〇七至三一二年間至中國，三一七至三二二年間譯有三本，釋藏中尙存帛譯二本。茲二本實爲一本，特其一本譯文較長耳。高麗藏皆名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呪經。元藏明藏一名佛說大孔雀王呪經，一名「佛說大孔雀王雜神呪經」。鳩摩羅什（Kumārajīva）譯經甚多，釋藏亦有一孔雀經，據云爲其譯本，其名爲大金色孔雀呪經。其中雜有般若波羅蜜多（Prajñā-pāramitā）呪（dhāraṇī）及別呪。諸呪以外餘文，似節錄帛譯第二本之文，恐非鳩譯。則此三本實一本之節譯耳。

大孔雀經全文之翻譯，在五一六年，譯人爲扶南三藏法師僧伽婆羅（Saṅghabhadra）。至中國後，於五〇六至五二〇年間翻譯經文。其孔雀經漢名爲佛說孔雀王呪經。其譯文多從實錄。譯筆既劣，間有錯誤（後省稱羅本）。至七〇五年，工綴典詞之義淨，又譯佛說大孔雀王呪經（後省稱淨）。

本。淨本雖自稱譯其全文，散文詩頌，皆依原本，第藥叉之名，有音綴甚長，而不能合中文之五言頌句者，其譯本之本名，遂不免有省譯意譯之事。其後密宗大師不空（Amoghavajra）亦有新譯本，名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後省稱空本）。此本與其謂譯原文，無寧謂校正淨本。當時不空必有一種或數種梵本爲根據，且其學問甚博，則其譯本，洵可重也。

據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一二八五至一二八七年撰），元藏中尙有不空撰之唐梵相對孔雀經，現已佚而不傳。又日本僧人靈雲（Riō-un）曾於一六八六年，對勘空本淨本，而撰佛母大孔雀明王經異同。此本已爲日本釋藏（應指明治本）所錄。其藥叉名錄見第二十五冊函第六冊第八十六頁。

西藏文譯本，現存於北京刊甘珠爾藏（Kandjour）中之Rgyud部中，爲Silendrabodhi，Jñāyaprabha，Sākyaprabha等及Ye-ses sde團合譯本。其名爲Rig snags kya reyal mo rma bya chen mo gzuṅa，乃直譯梵文原名。譯文亦極正確。惟譯本名則依西藏譯例，不譯其音，僅譯其意，自不免有多少臆斷耳。

除前述諸材料外，余曾參考巴黎國立圖書館之梵文鈔本〔後省稱館本〕。此本爲一七四九年。又參考巴黎亞洲學會（Société Asiatique）藏鈔本〔後省稱會本〕。此本不詳其年代，應爲近代本。英國所藏『五護』鈔本，劍橋（Cambridge）有九本，爲十一世紀至十七世紀本。倫敦英國博物院（British Museum）有三本，一本爲十一世紀本，二本爲十六世紀本。倫敦亞洲學會有二本，一本爲一七六七年本，一本顏曰較舊（oldish）本。以上諸本，因時局關係，未能對勘。但漢文本及西藏本爲時較尼泊爾最舊之鈔本爲古，而其譯文亦較梵字之易於混淆者爲易辨，可據以檢尋，勿須多事對勘也。以波衛殘本與諸本對照，此經之保存，實可驚異，即其不可解之陀羅尼，亦留存未變。惟可異者，館本與羅本大致相合耳。合諸本對勘，得以詳其年代，知其種類，何種爲最古之本，何種爲古本後之別本云。

一一 諸本對勘及輿地考證

譯者案原文第二分爲羅馬字譯梵文，第三分爲輿地考證，茲爲易於檢尋起見，合而爲一，依梵文行數，分行錄次於後。首錄梵文，次羅本，又次淨本，又次空本，其人名地名仍依原文，於每行梵文之下，附註一二三四號數，以便對勘，並添註相對號數，於三漢譯本各本名之下，以便對照。每行本文之後，以原本第三分考證對勘之文附焉。

第一行 梵本 *Krakuchandah* ① *Pāṭaliputre* ② *Śhūnāyām* ③ *Cāparājitaḥ* ④

羅本 鉤留孫陀 ① 夜叉，住弗波多利弗 ② 國。阿羅波實多夜叉 ③ 住儸那國 ④。

淨本 俱留孫駄 ① 神，住波吒梨子 ② 阿鉢羅市多 ③ 在牽吐奴 ④ 邑。

空本 羯句忖那 ① 神，波吒梨子 ② 處。阿跋囉囉多 ③ 住牽吐奴 ④ 邑。

按一行 ① 藥叉之名，羅本淨本之原名，應還元作 *kurnsunda*，空本原名應作 *krakuchanda*，惟空本與梵本同。西藏本譯其意爲『環滅』*khor ba 'jig*，考其原文，亦爲 *krakuchanda*。

之義譯也。

按一行^①住地，三漢本皆爲 Pāṭaliputra 之對譯，與梵本同。西藏本爲 akya anar bu，此言『花子』，亦爲梵本 Pāṭaliputra 之義譯。此地昔爲印度孔雀 (Mauṛya) 王朝之名都，處恆河沿岸，古希臘地理之 Palibothra，今之 Patna 是也。其名後於第六十七行^②重見。

按一行^③梵名 Āparājita，與三漢本譯音同。羅本註云，梁言不稱，與西藏本 gzan gyis mi thub 之譯義正合。

按一行^④之地名，羅本省譯，淨空二本全譯，皆爲梵本 Śhūna 之譯音。西藏本譯義爲 ka ba，此言『柱』也。此地昔爲婆羅門聚落，昔 Sroṇa Kotikarna (此譯億耳) 問佛，佛說其地爲西方守戒之止境，此地以外爲邊方可以通融，(見伯希和在遠東法國學校校刊 (B. E. F. E. (後省稱校刊) 所輯諸律文 (四卷三七九頁以後)) 又考梵本無問自說 Udāna 卷七九頁，Śhūna 爲 Malla (此言力士) 地，則應在今之 Patna 之西北，Gandaki 河右岸，罕吐奴 之譯名，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 (Mūla-Sarvāstivādin) 毘奈耶 (Vinaya) 亦用之。但有不可

解者，漢文『奴』字，常用以譯梵文之 奴 或 no，此處不當用『奴』，或因梵文律本中有 Stūna 與 Upasthūna 合用之例，如 sthūnopasthūnakau brāhmaṇa grāmakaṁ 之文，因以此異譯歟？此名後於六十行 ⑤ 重見，淨本作窠吐那，但空本作窠吐羅，則其原音應作 Stūta，或別爲一地也。

第二行 梵本 Sailo ① Bhadrapure ② yakṣa Uṭarāyām ③ ca Mānavah ④

羅本 善賢 ⑤ 夜叉，住世羅，⑥ 跋陀 ⑦ 國。那婆 ⑧ 夜叉，住鬱單越 ⑨ 國。

淨本 世羅 ⑩ 藥叉主，住於賢善 ⑪ 城，摩納婆 ⑫ 大神，常居於北界。⑬

空本 賢善 ⑭ 大藥叉，住於世羅 ⑮ 城。摩那婆 ⑯ 大神，常居於北界。⑰

按二行 ①，會本作 sauro。羅空二本皆誤作城名。西藏本作藥叉 drag，此言『巖石』也。

按二行 ②，梵本之 Bhadrapura，羅本誤作藥叉名，其意譯賢善二字，似爲善賢之誤；若爲賢善，原文應作 Subhadra。西藏本作 gyon khyer bzan，亦『善賢城』（或幸福城）之意。其地應卽巴利藏之 Bhaddiya nagara，意爲『幸福城』也，昔爲有福之人（Mendhaka）所居之

城（見大品（Mahāvagga）卷六）又考梵本 Divyāvadāna 所輯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此人之事，而名其城爲 Bhadrakara。漢譯本，城名『婆提』，正與巴利文 Bhaddiya 之音合；乃『翻梵語』卷八釋其義爲『論說』，則誤以原文爲 vādi 也。又據漢譯本，其城屬修（明藏作蘇）摩國。巴利本以 Bhaddiya 在 Aṅga 境內，則其城應在 Pāṭaliputra（花子城）之東，恆河河口附近。修摩，翻梵語亦誤釋爲『月』，即梵文之 soma 是也。其原名實爲 Suhma。考 Bṛhat Saṁhitā 卷十六，其地在 Vaṅga 及 Kāśīga（羯餞伽）之間。實言之，在恆河口之南。又考 Daśakumāracarita（十童子讚）卷六，恆河口著名之海港 Dāmalipṭa【按即耽摩栗底（Tāmalipṭa）】即在修摩境內。

按二行^⑥藥叉名，羅本省譯那婆，與淨本空本之譯名，皆爲梵本 Mānava 之對音。西藏本譯意爲 śid kyī bu，此言『摩奴（Manu）之子』。

按二行^⑦梵文之 Uṭarā 非地名，乃指北界 utarā dis，如淨本空本及藏本之 byan phyogs 所譯是也。至羅本之鬱單越，〔亦北界之譯音〕與其常用之譯法不合，似是沿用古翻。

今人曾討論此種譯法，據伯希和君所說，〔校刊卷五四三至四三六頁〕此譯蓋本於梵文 Uttarakuru（北俱盧）。余以爲即譯印度地名古語尾 -vati 之譯音，如健陀羅（Gandhāra）之譯古體名作乾陀衛（Gandhava），又轉作乾陀越之例是也。

第三行 梵本 Vajrapāṇi ● Rājagṛhe ● Gṛdhrakūṭe ● Kṛtalayaḥ

羅本 彼周羅波尼 ● 夜叉住者闍崛 ● 山。

淨本 大神金剛手 ● 住利王舍城，● 常在鷲峯山 ● 以爲依止處。
空本 大聖金剛手，● 住居王舍城，● 常在鷲峯山，● 以爲依止處。

按三行 ● 羅本譯梵本 Vajrapāṇi 之音，註云梁言金剛手。淨空二本譯義亦同。西藏本作 lag na rdo rje，此言雷手。

按三行 ● 之王舍城（Rājagṛha）在今 Palna 之南，即今之 Rajgir。西藏本作 rgyal po'i khab，亦『王舍』也。

按三行 ● 之鷲峯山（Gṛdhrakūṭa），羅本音譯淨，空二本義譯。西藏本作 bya rgod phun po，

義卽鷲峯。此山與後五行之 *Vipula* 山，皆爲佛教聖地，一在王舍城之東北，一在其西北。

第四行 梵本 *triskitvā* ① *cānaparyeti* ② *sāgarāntān vasuindharūm* ③

重四行 梵本 *mahābalo mahātoṣāḥ satayojanavikramah*

按梵本第四行及重四行，漢譯皆缺。第四行①，會本作 *trikṛitvā*。西藏本作 *lan gsum*，此言『三次』。

按第四行②，阿本作 *cānaparyati*。西藏本作 *bar du 'gro byed pa*，義爲『於中間行』，則其文似應作 *antarāyāti* 也。

按第四行③，館本作 *hanumātre sāgarah*。西藏本作 *rgyamecho'i mtha' yi bar gyi sar*，義爲『諸海界中地上』。

按重四行，西藏本譯 *śata*〔此言百〕作 *beu*〔此言十〕。

第五行 梵本 *Garudo* ① *Vipula* ② *yakṣas Citragupṭah* ③ *Sihimukhe* ④
羅本 伽樓陀① 夜叉住毗富羅② 國。質多羅闍多③ 夜叉住底李底末珂④ 國。